



鸡嫫 鸭嫫和猪哥

祖母养了一群鸡鸭，最多的时候有二十多只。一早起来，阿婆的第一件事就是喂鸡喂鸭。关鸡鸭的屋在老屋，一间闲置的旧屋。这是一间呈长方形的小屋，泥土的地面，没有窗户。里面用木栅栏围成一个转角的笼子，沿着左手的墙壁向里延伸，再转向右，一直抵到右墙根。阿婆用钥匙把门锁打开，进门左手的墙上挂着一只铁桶，里面放着长得不饱满的谷粒（冇谷），靠右墙的地上还放着一只破缸的缸底，里面有些水。阿婆从铁桶里抓上几把谷，撒在地上，又抓上几把，洒在缸底的水里，这才把笼子打开。这时鸡鸭们便都出来争食吃。阿婆见它们吃得差不多了，便把它们赶出门去。等鸡鸭们都出了门，阿婆用笤帚打扫一下地面，把鸡粪鸭屎扫进畚（Pùn）箕里，然后倒到粪间（堆放肥料的屋子）里去。阿婆还要看看笼子里有没有鸡蛋或鸭蛋，如果有，就用一个木头做的耙子伸进去，把蛋耙出来，放在一个竹篮子里。竹篮子就在笼子上面，等到蛋积攒得差不多了，才拿回家去。

鸡嫫（母鸡）开始下蛋了。勤快的，今天下一



个，明天下一个；懒的，隔一天下一个。下够了二、三十个卵（蛋）就不下了，赖在鸡窝里不出来，也不好好吃饲料了，浑身上下的毛蓬松着，还咯咯咯地叫。阿婆说，这是赖孵鸡嬷，并且解释说，鸡嬷要孵小鸡了，就会赖在鸡窝里不出来。

阿婆把赖孵鸡嬷抱回集成楼一间杂品间里喂养，把它放在一个竹篮子里，篮子里铺上厚厚的草，里面放上二十几只鸡蛋。说也奇怪，鸡嬷一趴在那里，就不叫了，乖乖地呆着。我每天都要去杂品间几回，看鸡嬷怎样孵蛋。每次去看它，它都半睁半闭着眼，一副不理不睬的样子。阿婆每天中午、晚上下地干活回来，就给它吃一点，喂点粥或者抓把谷子。它下地来吃，吃完又回到篮子里。我看着它回到篮子里，心想：“你可别把我的鸡蛋给踩破了！”咦？没事！它的脚不知怎么就从鸡蛋的缝隙中下去了，毛一蓬松，把鸡蛋都盖住了。有时，它还用嘴和头把鸡蛋摆弄摆弄，左一下，右一下，前一下，后一下。我又想，它是不是想要吃鸡蛋呢？于是就问阿婆：“它勾卵做什么？”阿婆说：“它是要把鸡蛋弄到它肚子下面去，那里才有热气，才能孵卵。”

有一天，我又去看鸡嬷，只见它在地上走来走



去，我再看看篮子里的蛋，发现有一只蛋的上面有一个洞，就赶紧去叫阿婆：“阿婆，这只鸡蛋怎么有一个洞？”阿婆过来看了看，说：“这是小鸡从里往外啄的，呆一会儿鸡蛋就裂开，裂开后小鸡就出来了。”我听了很高兴，就聚精会神地看着这些蛋。不一会儿，一个又两个，三个又四个，许多鸡蛋都被啄开了洞，而且洞口越来越大，终于蛋壳裂开了，小鸡出来了。

刚出来的小鸡，浑身上下湿漉漉的，羽毛贴在身上，摇摇晃晃地站也站不住，腿哆哆嗦嗦的，站起来又倒下，倒下了又往起站。我对阿婆说：“小鸡长得真不好看！”阿婆说：“等一下就好看了。”果然，不一会儿小鸡身上的羽毛干了，小绒毛都竖起来了，毛茸茸的，十分可爱。有黄的，有花的，有黑的，我特别喜欢小黄毛鸡。有个别小鸡出不了蛋壳，阿婆拿起来用手剥开蛋壳，它们就顺利地爬出来了。

小鸡先是试着在鸡窝里站起来，走几步，而后就一个个地从鸡窝里跳到地上。有的跳下来站得稳，有的摔个跟头又爬起来，一边叫着一边跟在鸡嬷的后面。鸡嬷走到墙角，用爪子刨刨地，小鸡就在刨过的地方找食吃。



阿婆早就准备好了一小筐箩的碎米，放些在小盘子里，又放了一些水。我问阿婆：“干什么要给它们喝水呢？”阿婆说：“不是给它们呢，米泡软了才好喂。”阿婆等米泡软了，才拿给小鸡吃。我发现，小鸡吃的时候，鸡嬷却不吃，只是在周围走来走去。到了晚上，小鸡要睡了，阿婆把小鸡一个一个放在草窝里，鸡嬷会回窝护着小鸡。我也帮着阿婆，用两只手从地上捧起小鸡，放回窝里去。等到小鸡身上开始长出羽毛，阿婆就把它放出去，让它们跟着鸡嬷去外面找食。白天，鸡嬷带着小鸡在集成楼外的土地上走着，咯咯地叫着。这群小鸡啾啾地叫着，母鸡走到哪里，它们就跟到哪里。有时见到鸡嬷用爪子刨地，刨出一条蚯蚓，便用爪子将蚯蚓按在地上，用嘴巴撕碎了喂给小鸡吃。很快，小鸡也学会了，用两个小爪子划泥土，开始自己找虫子吃。小鸡长得很快，不久便长出羽毛来，再大一些就可以分出雌雄了。

鸡嬷孵的这一窝蛋，有两只却始终没有破开一个洞。我把这两只鸡蛋拿给阿婆看。阿婆看了第一个，说：“这是秃卵（没有受精的卵），这个蛋里没有鸡的。”我问：“这个蛋能不能吃？好吃吗？”阿婆说：“吃倒可以吃，可谁吃呀！”这只



蛋后来阿婆拿去丢到粪缸里做肥料了。阿婆看了第二个，说：“这是窝头鸡，你把它拿给大伯母，她有病，吃这个好。”大伯母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，四肢关节变形，扭曲着，走路一拐一拐的。我拿给她，她夸奖我说：“阿妹，真有心！”她打开鸡蛋，把死小鸡倒到锅里，再放上一点酒，连肉带毛一起煮来吃了。我想，这只小鸡挺可怜的，毛都长出来了，可惜脖子窝住了，啄不开蛋，死在里面了。但又一想，它能用来治大伯母的病，又高兴起来。

姑姑常带她的女儿桂荣妹来我家住。桂荣表妹一脑袋的黄头发，还带着卷，我叫她“黄毛子”。有一次，黄毛子来了，她要去放杂物的房间看刚刚孵出来的小鸡，她推门进去，刚迈进去一只脚，一不小心，一脚踩死了一只小鸡。黄毛子知道自己闯了祸，哭了起来。阿婆走过来，说：“别哭，不要怕。”说着把那只死鸡拿开，对黄毛子说：“快点，快在这地方屙泡尿，用你的脚在尿水里踩一踩。”黄毛子不哭了，按照阿婆说的，在踩死小鸡的地方屙了泡尿，又用两只脚在上面踩了几下。我问阿婆，为什么这样做？阿婆说：“你表妹踩死了小鸡，这是杀生，不吉利，用尿泡脚可以消灾，避



邪。”小鸡渐渐地长大了，阿婆挑选了一两只最好的生鸡（雄鸡）来做种，鸡嬷则用来下蛋。有一天，有个男人走街串巷的来阉鸡，阿婆请他进来，倒茶给他喝，问他阉一只多少钱？那人便问要阉几只，意思是数量多了可以少算一点钱。价钱很快就谈妥了。阿婆把生鸡抓给他，他抓住鸡翅膀一打叉，往地上一放，用脚轻轻地踩着鸡的脚，不让它动，在鸡的大腿之间揪下几根毛，用刀子一划，划出半寸长的口子，然后拿出一根上面有绳套子的竹片。他把竹片顺着刀口插进去，张开一个小洞伸进夹子一拉就把鸡睾丸拉出来。他的动作很麻利，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干完了。他走了以后，我问阿婆：

“干什么要去掉鸡腰子（睾丸）？”阿婆说：“你看细叔婆家养的生鸡就会啼，又很雄，不知道长肉。去掉以后，长得大，长得漂亮，肥嘟嘟的，好吃。”我说：“可以这样啊？”阿婆说：“以后你看。”

生鸡阉了以后，就变成熟鸡（阉鸡）了。熟鸡不会打鸣了，鸡冠也变小了，但确实长得胖了，鸡毛是彩色油光光的，很好看。我们家没有孵过鸭，也没有听说过鲤溪村谁家孵鸭。小鸭都是从白宫墟上（集上）买回来喂养的。鸭子多是母的，梅县客



家话管母鸭叫“鸭嬷”，养它来生蛋。

鸭子早上从笼子里一放出来，便抢着吃浸泡在食盆里的谷，而后拍着双翅，呷呷地叫着，半飞半跑很快出了门，摇摇摆摆向鲤溪走去。从老屋关鸡鸭的屋子出来，走过小巷，要下十几个台阶才能到鲤溪，每个台阶都有半尺多高。我特别喜欢跟在鸭子后面，看它们着急的、笨笨的下台阶的样子。鸭子们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下跳，一不小心就摔一跤，屁股蹲在那里，又摇摇摆摆地爬起来，继续往下跳。最后一个个跳到溪里去了，一到水里，看它们那高兴劲啊！有的用翅膀拍打着水面，扑扑棱棱地向前冲；有的自由自在的像个小船似的向前游着；有的屁股翘起来，头扎到淤泥里找吃的；有的前半身潜在水里，后半身露在水面上，向前划行；有的用嘴沾水梳理自己身上的羽毛；有的用嘴点水玩，一边点水一边呷呷地叫个不停；还有的用嘴巴在尾巴上咬。我问阿婆：“它咬自己的尾巴做什么？”阿婆说：“它尾巴那里有油呢，把嘴巴抹上油，再涂到羽毛上去，不沾水。”

这时，鲤溪村家家户户的鸭子都聚在溪水里了。一大群鸭子在溪里开始了一整天的觅食和嬉戏。黄昏，全村各户人家都呼喊自己的鸡鸭回屋。



它们都能听得出自己家人的叫声，都跟着自己家里人走，也都认识回家的路。但有时也有走错门的时候。

有一天黄昏，各家各户的鸡鸭都回到了家，一个钟屋的妇人家来找阿婆，问：“阿壬姑，你那里有没有我家的鸭子？”阿婆就带她到了我家的鸭栏子，说：“你来看一看，有没有？”一看，果然多出了一只，阿婆就指着那只问：“你看那只，是不是你家的？如果是，你就捉转去（捉回去）！”那人高高兴兴地抱起那只鸭子走了。我看着她离去的背影对阿婆说：“那只鸭子发癲（发疯）了，怎么跟着跑到我们家来了？”钟屋家的鸭子从鲤溪上来，要经过我家，才能回到钟屋，不知道怎么就跟着我们家的鸭子来了，可能是它交了一个新朋友吧。阿婆却说：“鸭子有什么灵性啊，不就跟着来了。”还有发癲的鸭子，不守本分，竟在溪水里下蛋，男孩子们潜水的时候就曾经拣到过。

阿婆养的这群鸡鸭，用来下蛋，吃肉。鸭蛋用很咸的盐水浸泡，腌成灰卵（咸鸭蛋），腌好了，煮熟了，用刀切成四块，蛋黄红红的还会出油。灰卵算是一种高级的菜了，很好下饭。也做卤鸭子，鸭子杀好了，抹上盐和五香粉等调料，蒸熟。还有



炖鸭子汤，如果放点西洋参进去，就更体面了。鸡蛋多是吃蒸卵（蒸蛋羹），两个鸡蛋调匀加进冷水，加点盐、油，可以蒸一大碗。我过生日的时候，一定会有煮卵（煮鸡蛋）吃的。有时也用枸杞子的叶子来做鸡蛋汤，有时也吃炒鸡卵。熟鸡（阉鸡）专门为吃肉，谁家的媳妇坐月子，就吃熟鸡，此外走亲戚、回娘家都要送些鸡腿肉，把鸡煮熟了，只把鸡大腿割下来，去掉鸡爪子，放在箩格（盛礼品用的竹箩筐）里，送给亲戚家。

有一天早上，我跟着阿婆去喂鸡鸭，来到老屋关鸡鸭的屋子，发现门上的锁被人撬开了，进门一看，笼子里的鸡鸭全没有了。仔细一看，笼子的角落里还躲着一只鸡。这只鸡，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“老浆”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叫它“老浆”，它是一只拐子鸡，脚拐了，可能走路象划船一桨一桨的就安名叫“老浆”吧！二十多只鸡鸭就剩下“老浆”了。可能它脚拐，躲在角落里，才没有被偷走。

鲤溪村家家户户都养狗，看家护院。集成楼也养了一只大黄狗。每天给它吃几口稀饭和残渣剩饭。有时，孩子拉屎拉在屋里或院子里了，大人就会喊，黄狗，快过来！黄狗就会跑过来把屎吃掉，



还把地添得很干净。黄狗睡在枕头屋，墙根有个狗洞，一有动静，黄狗便会跑到外面去。一天半夜里，黄狗在外面叫起来了，集成楼的人们都起来了。有人说看到一个人跑了。大家说那个人一定是个贼古（贼）。但老屋关鸡鸭的地方没有人住，也没有狗，大家都没有听到什么动静。

阿婆见鸡鸭都被贼古偷走了，心里很难受，在回家的路上，一边走还一边不停地说：“怎么这么惨，怎么这么冤枉，把鸡和鸭全都给我偷走了！死贼古，一个都不给我剩，就剩下一个‘老浆’！”回到集成楼，家家正在做早饭，听到阿婆叫嚷的声音，大家都过来了，七嘴八舌地问：“怎么偷的？”“偷走多少？”听了阿婆的回答，就都跟着骂起来：“那么毒的心肠！”“瘟鬼！”“这个死贼古坏透了！”看见阿婆难过的样子，我也很想哭，辛辛苦苦喂养的鸡和鸭全都没有了，鸡蛋和鸭蛋也吃不上了。我正想着，阿彩伯母走过来对阿婆说：“三伯母，偷都偷走了，有什么办法，再养吧！”

到了要孵卵的时候，阿婆从别人家借来一只鸡嬷，又孵上了二十几只鸡蛋。

鲤溪村家家户户都喂猪，没有一家不喂的。阿



婆会养猪，每年春夏之交，都要去白宫墟上买一只小猪崽回家喂养。买的都是公猪，梅县客家话叫“猪哥”。喂猪用番薯的藤茎，还有剩菜剩饭和粥汤，猪食菜等。秋收时，从地里把番薯藤都挑回家来，堆放在厅堂里，全家人一人一把菜刀、一个砧板，把番薯藤捣切成二公分长一段一段的，然后晒干存放起来。番薯藤有一丈多长，我坐在一个小板凳上，左手捏着一把藤，右手拿菜刀来剁，一不小心，剁在左手第二个指头上，连指甲带肉都去掉了一块，血滴滴答答地就往外流。阿婆听到我的叫声，连忙跑过来用手掐住伤口，又找了块布把我的指头缠上。阿婆说：“以后要小心点，手指不能那样伸出来，伸出来正好不就切着了？”她一边说，一边给我做着示范的动作。我不能干活了，就在一边看阿婆干，她从早上一直剁呀剁呀，直到天快黑了，才把番薯藤剁光。

做猪食往往一做就是一大缸。吃过早饭，趁着灶里热着，点燃大锅灶，大锅里放大半锅水，加上切好了的番薯藤、番薯叶和零零碎碎的番薯块，有时还加上些碎米、谷糠、剩菜饭、从菜园里采摘回来的老些的菜叶子。煮好了的猪汁（猪食）用木勺舀进一口大缸里，直到把缸装满。煮一缸猪食，能



喂好几天。

阿婆每天要喂三次猪。用木勺把猪食从缸里掏入一个大木桶，倒在锅里加热后，再用木勺掏入大木桶，然后提着木桶去喂猪。

喂猪是件很有趣的事。猪躺在屋角的草堆上睡觉，一听见猪栏门打开，便马上跑过来，两只眼睛直直地盯着，嘴里还不停地哼哼。第一勺猪食刚倒进猪食盆里，它便一头扎下去大口大口地吃起来，也不管第二勺、第三勺浇到脑袋上。阿婆喂完猪，总要仔细地把猪栏门锁好。到了年底，猪长到百十来斤，卖给在白宫墟上开肉铺的老板。鲤溪村的人都愿意把猪卖给古阿名，说他出的价钱公道，为人厚道，靠得住。古阿名有四、五十岁，长得园头园脑，人挺和气。他在白宫墟上开了一间肉铺，卖肉时总在腰上系着一条长长的宰猪裙（一种厚的围身裙）。古阿名过年前很忙，他和他的店员要去各个村庄看猪，买猪。一天，古阿名来到我家，阿婆请他喝过茶后，带他去猪屋看猪。他的眼力很好，不用秤就估算出猪的重量，而且八九不离十，不会少估。古阿名告诉阿婆这只猪值多少钱，问阿婆卖不卖。阿婆同意了。古阿名拿出一个折子来，把猪的重量和钱数都写在上面。古阿名又问阿婆，杀猪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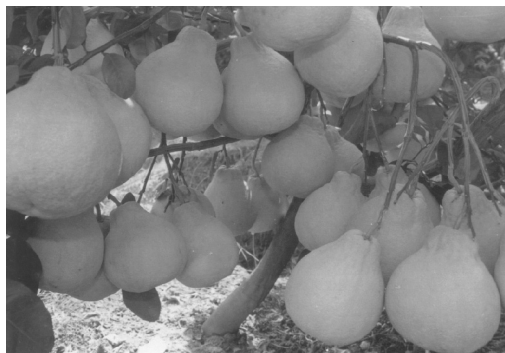


要回去什么。阿婆说，要十斤猪肉和猪头，过年用；还要猪板油、猪血、猪肚；再留下猪肺。我在一边听



客家猪肉丸、酿豆腐等

着，心里很高兴，阿婆留下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！还有这么多钱！一只猪有两大块猪板油，榨出的油存放在罐子里，可以用来炒菜，两块猪板油熬出的油，可以吃好几个月呢！猪血也是大家喜欢留的，便宜，也好吃。拿猪血和豆腐一起来煮，再放上些胡椒，可香了。我特别喜欢吃猪肚，把猪肚洗干净，里面塞上糯米，放到锅里去煮，一煮它就涨起来了。煮好了，把它放凉，放在案板上切成一块一块的，再撒上点盐，吃起来特别香。阿婆知道我喜



客家沙田柚（金柚）



▲ 竹枝做的祛把（扫帚）。晒谷时用来扫谷最好用。



▲ 一担尿桶、一根竹扁担和一个木尿勺。用尿桶挑尿、挑粪水淋（浇）菜。



▲ “丫耙”。用它耙“松毛”（松针），耙混在谷里的禾苗。

欢吃猪肚，每次都留下来。我不知道阿婆为什么要留猪肺，因为逢年过节是不吃猪肺的。我就问阿婆，阿婆说：“我近来有点咳嗽，拿点杏仁来炖猪肺可以医咳嗽。”

古阿名把阿婆要留下的东西也都记在折子上，把折子交给阿婆就走了。



上图：耙 下图：犁

过了几天，古阿名派了两个男人来捉猪。阿婆带他们来到猪屋。他们带来一个猪笼，把门打开一条缝，把猪笼口对着里面，进去一个人赶猪。猪哥



（公猪）呜哩哇啦地乱叫，就是不愿意到猪笼里去，里面的那个人连拉带拽地好不容易才把它赶了进去。两个人用绳子把猪笼的开口缠住，又把一根长长的棍子捆在猪笼上，就把猪笼抬了起来。临走，他们告诉阿婆杀猪的时间。

杀猪的那天，我跟着阿婆到白宫墟上去。

这一天正赶上圩日（集市日），白宫圩上可热闹了。白宫在梅县的东南部，是一个小乡



白宫圩日

镇。它被白宫河分成两岸，两岸之间修架了两座水泥桥，一座叫上桥，一座叫下桥，两岸的人家经过这两座桥相互走动。河两岸有很多商店，镇中有个不小的市场，叫白宫墟（集）。

镇上有肉铺，鱼铺，豆制品铺，杂货铺。卖香纸蜡烛的铺子的老板叫唐金记，他很能干，会做纸钱、纸箱、纸宝、纸衫裤，还有办丧事用的灵屋。

唐金记剃个光头，人长得很瘦。听阿婆说，他的老婆死后，续娶了一个山里的乡下女人，一年之后，这女人给他生了一个儿子，老人可喜欢呢。大家都说他有福气。



镇上还有布店，日用品店。平日大家都到这些铺里买东西。赶上墟日（集日），很多山里人都来这里出售自己的产品，于是增添了许多土特产，食的用的样样俱全。

白宫圩镇中间有一大块空地，叫公王坪。坪中央有一座公王庙。经常有人来庙进贡，烧香火。庙前有一颗大榕树，根深叶茂，像一把很大很大的伞撑开着。夏日，烈日炎炎，而大树下却很凉快。每逢墟日（集日），许多村民都到王公坪来，在庙旁或店铺旁摆个地摊，出售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。吃的有五谷杂粮，干鲜果品，蔬菜，水果，野果，鸡鸭鱼肉，还有一些地方风味的食品，发粿（用米粉、糖混合经发酵蒸成的食品）、味窖粿（米粉浆盛于小碗中蒸成的食品）、酿豆干（酿豆腐）、鲩圆（鱼丸）、刷鱼生（用芥末等蘸吃生鱼片）、梅菜肉（咸菜焖猪肉）、可多好吃的东西。

用的有些是竹子做的各种器具，有箩格（盛礼品或祭品用的竹箩筐）、祛把（大竹扫把）、竹篙（竹杆）、衫架（衣架）、担竿（扁担）、杠子（竹杠）、鸡罩（用来罩住鸡群的竹器）等等。还有些是木质的，水桶、尿桶、条凳（长板凳）、砧头（砧板）以及量谷量米用的斗、升和合（十合为



一升)。卖的人赚到了钱，买的人心满意足，都很高兴。

阿婆挑着两个箩筐，其中一个箩筐放了一只铁桶，这是准备放猪血用的。古阿名的店铺前横着一个大大的案板，案板有两个桌子拼在一起那么长，有尺把厚，下面有四条腿。案板上面吊着个大铁钩子，钩子上挂着肉。我们到的时候，猪已经杀好了，阿婆要的东西也都准备好了。阿婆把折子交给古阿名，古阿名按照折子上写的，一一核对过，又将折子交还给阿婆。以后，阿婆就可以拿这个折子来买肉，买多少肉减去多少钱，都记在折子上，直到折子上的钱花光了为止。在回家的路上，阿婆一边挑着箩筐，一边教我唱歌谣：“捉只鸡公（公鸡）大过麻雀子来呀，割块猪肉鸳鸯（两块肉）；买了豆干两大角（块），两个铜板的面线（面条），害我拿得很重。好在路上见到一个朋友，同[倌]（我）拿起扛扛扛扛（音góng góng gòng gòng）（形容悬吊之物缓慢不停地摆动）。”